

# 培根論 思想的謬誤

• 潘俊亨

培根 (Bacon) (1561-1626) 生長的時代正當經院學派漸漸趨向衰微的時候，思想界一種轉變風潮正在醞釀。經院學派盛行於十五世紀，它的特性是欲由思辯論來獲得自然哲學的知識，卻忽略了對事實的觀察，不重視經驗之接觸，演變到後來，往往涉及詭辯，陷於空想。

及至培根時代，才知道欲從事於自然現象的研究，必須審慎觀察。當時英、德、義大利諸國，有些科學家已經覺悟，改變以往研究學問和經驗脫節的風氣，積極觀察事實，從事實驗，並且因此收到相當效果。但是觀察事實，欲得到正確的認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除了科學研究者本身要有相當大耐心以外，人類思想上有許多弱點，這些弱點包括容易受成見與感情影響，和語言造成的歧義，很嚴重干擾我們認知的心靈。所以思想和觀察必須要有方法，方法好比工具，用來給思想以暗示，或在觀察研究的過程中給人警告，甚至形成系統供人遵循。而這種新方法的建立，培根是第一人，自從培根設立新工具，力倡觀察為解開自然現象秘密的關鍵以後，學問的研究始歸於實際，對於後世科學之發展，有無比巨大的影響。

## 培根四種幻象說

培根所著的新工具 (Novum Organum) (註一) 書中，討論思想錯誤的原因，可說精闢極了，康第拉 (condillac) 曾說：「世人了解思想錯誤的原因者莫過於培根。」



思想的錯誤乃是由於有種種幻象 (idols)。羅家倫說「蔽」，第一種名為種族底幻象 (idols of the tribe)，第二種名為洞穴幻象 (idols of the cave) 第三種名為市場底幻象 (idols of the marketplace)，第四種名為劇場底幻象 (idols of the theatre)。

### 第一、種族底幻象

感官和心理底一切知覺是因個人而異，宇宙中並沒有唯一的準繩。而且人類的理解力正同一副反映不真的鏡子似的，牠在接受光線時並不規則；牠可以把事物的本質變了形，失了色，因為牠在反映時已經把自己底本質混合進去。培根哲學的中心思想乃是要我們把自己置在自然旁邊，來研究外界的事實，他不讓我們從我們自己思想起點，把這些思想投射在宇宙上。人如果想真正熟悉周圍的世界，認清事實，則不當在內心觀察，而當在身後觀察。羅家倫先生把它說成「觀感之蔽」，就是說對於一個問題，先按照自己的意見決定好了，然後才去尋找經驗，再把經驗圈捏揉搓得和自己的意見相合，這是一般人最易犯的錯誤。現在學生作論文，往往先有了結論，然後再去找材料，這種工作是白費的。

本類幻象起於人人所共具之一種傾向，即愛好秩序及愛好簡單與整齊之癖，較之愛好實際觀察之真相為甚；其中以愛好一致之癖為甚；將有愛好一致之癖，用以處置萬端而不自覺與真理違背。故見行星軌道之周而復始，立即假設其為完全圓形，而此圓形的行動亦必均勻不變；古之天文家及數學家曾竭力設法以使其觀察與其臆說相融合，如我國的陰陽五行學說，欲以之統攝萬般現象如醫學、命理，都是受種族幻象的影響。人類之思想，恒易被第一次之印象所牽掣，生成深見，不易除去；或意顯其正面而忽視其背面。今舉一例說明：「甲引乙入一廟，其中滿懸還願的匾額，甲乃告訴乙說，此皆船破被神拯救者所贈，可見上帝之有靈；乙回答他說：曾來此許願而仍被溺者的匾額何在？」

### 第二、山洞的幻象

照柏拉圖說來，一切人類，除了少數哲學家，都成實在。不過培根卻以為各人都住在各人的特殊洞穴內，而且誤認為自己的印象就是一般人類的印象。羅

家倫以為這乃「自我之蔽」，這與個人性格有關係，每個人因他性之所近，常常在意識裡形成他的一個所謂的洞或窠，這種「洞或窠」常把自己的光線屈折或遮蔽了，於是一個人就像戴上顏色眼鏡；戴了藍色眼鏡便說一切是藍；戴了黑色眼鏡便說一切是黑。結果是非不明，黑白不分。這種「洞」，人的思想一跌進去，便是不容易爬出來的。

山洞的幻象乃發生於教育習慣或特別之精神或身體之構造。熱烈於職業者及致力於範圍偏狹之研究者，可為此類之代表，因其對於所從事的職業或研究之學問過於專心，或畢生均在此中尋生活，不知其他，有的好舊，有的喜新。這類人終身有若匿居於山洞裡，其中光線不甚充足，他所看見的，所相信為有的，其實並非物之本色，而是物之假像。梁啟超說：「農夫自有農夫之謬見，工商自有工商之謬見，學士大夫自有學士大夫之謬見。」即此。

### 第三、市場底幻象

由人底交際和溝通所形成的幻象，「市場」的比喻，其含義乃是說：文字語言是人類在日常生活中互相交通的工具，我們交換語言，正如我們在市場中交換貨物一樣。因為人之所以溝通，只憑着談話；而語言文字底意義又是隨俗人底了解而變化的，因此文字語言如果選擇不當，則很足以阻止理解力的作用。在一些事情上，學者們雖然亦慣用定義和解釋來防護自己，辯護自己，不過仍然很難改善。何況是一般人。語言文字能把理解力屈服、鎮壓，能使人陷於無數空洞的爭辯和無意義的幻想。洛克在人類理解論裡說：「人類往往採用自己見鄰人們所用的文字語言；他們怕他人猜想自己不知道那些文字的意義起見，所以他們就自信的把它們應用起來，而並不思它們的確定意義，如此漫不經心的使用文字，除了使人們免於勞心（因為人有惰性）以外，還有另外一樣好處，就是：雖然在這類人的言談中常發生錯誤，可是別人很難指出他們言談中的錯誤，更休想說服他們，教他們相信自己是錯誤的，（這適足以滿足人的虛榮心）。因為要想使這些沒有確定意念的人脫離他們的錯誤，正如想剝奪無定居的遊民的住所一樣，無處着手。」

羅家倫先生說這是「言語之蔽」，他並且指出有些語言文字的意義所以不確定，是出於某些人刻意製

造的，他舉例說：政治煽動家說的話大都是極漂亮而動聽的，但仔細分析起來，有幾句是確定可靠的？就拿「民主」這個詞，世界上那一個政府不談它？莊子說：「言隱於榮華」，其實這種語言和無花菓樹一樣，以它的葉子隱蓋著它無花的羞辱。

### 第四、劇場底幻象

最後一種幻象乃由各哲學家之武斷而發生之謬誤概念，在培根看來「所有哲學之系統，不過等於劇中之各幕，仿照虛構與美觀之排場，以代表彼等自創之世界而已。」不止是現在通行的系統，或古代的學派；因為人們還可以照著同樣的技巧的方式，組織成、表現出同樣的許多戲劇；雖然許多錯誤很有差異，而牠們底原因大部份仍是一樣的，這並不限於完全的系統，同時也兼指著由傳說、輕信，和忽略所接受的科學中的許多原則和公理。

羅家倫稱「學統之蔽」。他以為人類有些思想上的錯誤，是由於傳統的信條或對事實錯誤的證明而來。古今以來各種派別的哲學系統，往往不啻台上一幕一幕的戲劇，各人憑其主觀的想像而編成的。如果有人墮入彀中，深信不疑，便很容易固執偏見，抹煞其他。羅家倫說：「中國過去的學派之爭，如所謂朱陸異同的聚訟，都不知不覺中犯了這個毛病。」梁啟超說：「蓋凡倡一先生之言者，常如傀儡登場，許多點綴。觀者不察，遂為所迷，此為致誤之原因。」亦如是。

### 培根論證方法的要義

培根最不喜歡推測之學，他以為人欲求學問應當置身於事物之旁，來研究它的方法和模仿其行為，不能憑空自己創造，若恃其智慧以臆度事理，則智慧即為迷謬的根源。並且力言試驗之重要，應視之與觀察同等。而且堅持蒐集事實的必要，而權威應該暫時被棄之不顧。又說推理必不可以檢查結論為了事，或依賴於前提；而必須考察前提本身。並且主張，無論何種命題必須由較狹之概括，而漸達於較廣之概括。

培根時代，當時論證方法，均採用三段論法，但「三段論法，在種種方面，為一種不甚適宜的工具，因其必須承認所信任的第一原則。」培根深信此種方法非根本改革不足以應科學探討之實用，培根主張須

以經驗為主。

培根認為以歸納法來形成觀念和公理，乃是廓清幻象的適當方法。

培根方法的第一步為「蒐集事實」。

第二步為「發現形式」即比較各種事實，以發現研究現象的特別性質。

第三步為「真差異」考察所集材料，去其糟粕而存其精華以待研究。

第四步為「研究表」製肯定表、否定表及比較表三種，使事實分類而有系統。

第五步為「擯棄法」由前一步驟三表中核對摒棄不合理的因素。

第六步為「他種輔助」。

培根而後科學方法經過不斷地改良，今日科學家已經有更精確有效的方法了，所以表過不加深論。但是最後願大家記憶培根所傳授我們的偉大而永恒的教訓。——

「凡吾人能自證者，應力為之，勿信任其他；第一原則應嚴密審查；由人性所生之偏見，個人性趣所生之偏見，語言文字所生之偏見，各種學派爭執或相傳所生之偏見，應預防而抑制之；所成立之結論，勿過草率，應比較事實而校勘之；極力避免詭譎無謂之爭執；所研究之問題應限於吾人能力所能解決者；而所有吾人之研究，應為注重於人類社會之幸福。」

### 參考資料

- 1 培根著「新工具」、「學識的進展」、「新大西洋」。
- 2 韋斯塔著「科學方法論」。
- 3 梁啟超著「培根實驗派之學說」。
- 4 羅素著「西方哲學史」。
- 5 羅家倫著「學問與智慧」。

※ ※ ※

註：在崇學論中，培根也曾列舉了三個幻象，那三個幻象正當於此處所說的種族的幻象、洞穴的幻象和市場幻象，在新工具中培根才把劇場的幻象加進去。他這種幻象學說早已散見於「自然的解釋」「崇學論」等書，不過最完美的討論卻在新工具中。